



马祥伟 摄

九九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在古时被认为是吉祥的日子。

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时至今日，重阳节又被赋予敬老、尊老的意蕴，更饱含人与人之间的深情。九九重阳之际，本刊与您一同聚焦老人美好生活新画卷。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第31期(总第809期) 5版

老年再出发 重拾年轻心

记者 杨迁伟 实习记者 王子悦

汉江晨报 编辑部

主 编：陈 俊
执行主编：杨迁伟
热线电话：0915—3268532
邮箱：2837420582@qq.com

“退休前，我在市委党校负责函授教育工作，退休后来到老年大学丰富自己晚年生活的同时，还发挥自己的余热，利用原来的工作经验做好班级制度建设。”谈到自己晚年生活的收获，梁本荣如数家珍：“我觉得我来到这里还是发挥了很多作用，在老年大学做管理工作，进行组织建设，成立了班委会和临时党支部，为学员服务。建党100周年还组织大家开展了理论培训会，让所有的老同志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奉献大家，快乐自己”是梁本荣晚年最大的乐趣。

除了奉献自己的组织管理经验外，梁本荣也是一名认真好学的学生。在老年大学，她先后学习了英语和电脑课程。“我们年纪大，边学边忘，就只能多学、重复学，除了在课堂上学习之外，还利用微信进行线下学习，晚上睡觉之前也要把学习的内容再看一看，还坚持完成家庭作业。”梁本荣边说边拿出自己的作业本一页一页翻看。现在的她已经可以轻松运用拼音打字并进行简单的英语交流。谈及晚年仍然选择坚持学习的原因，梁本荣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老伴去世后，来这里学习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预防老年痴呆，也能让自己不和社会脱节，跟上年轻人的脚步，能和孩子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也给我的后人树立榜样。”

在这群银发学生中，一位老人身着红马甲，看起来年纪较大，虽戴着老花镜，却仍能拿着手机流利地打字回复信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梁本荣介绍道，这位老人已是87岁高龄，名叫陈忠云，60岁退休后仍成功创业。和梁本荣一样，陈忠云也是在安康老年大学成立之初就来这里学习了英语和电脑课程。

“2012年开始学电脑的时候，我连‘安康’两个字都打不出来，没有拼音基础知识，我就一个汉字一个拼音的学习。后来摔跤腿受伤在家静养很长时间，我仍然在病床上不断地学习，慢慢地写完了一大箱子的作业本，后来公司出文件我都可以自己在电脑上写出来，所以说起来我还很感谢那个时候受伤。”

“那为什么现在还坚持拼音打字不用手写输入呢？”陈忠云道明原委。“手写时间长了会慢慢忘记好不容易学的拼音知识。”

说起自己晚年的学习成果，陈忠云充满成就感。“前两年公司举办春节活动，我还上台给大家表演了在老年大学学习到的贺新年英文歌曲。”

从没有任何拼音基础知识到流畅的打字交流，从小学的知识水平到能够演唱完整的英文歌曲，这背后是老人勤奋坚毅品质的体现。即使已

是耄耋之年，陈忠云仍然坚持每周三次的课堂学习，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十年来，我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听老师讲课。”

以梁本荣、陈忠云为代表的老人群体们在学习中发挥“夕阳”余热，重拾年轻心态，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陈忠云言语之间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始终充满赞扬，满心感激，热情地朗读了自己写下的一段话——



安康老年大学
像一艘靓丽的航船
照亮了老人们
余生路上迷茫的心灯
安康老年大学
是老人们快乐幸福的家园
学习诗词歌舞 交朋结友
敞开心扉 快乐地学习生活着
实现了个人余生路上的梦想
感恩共产党
感谢老年大学
……



秋日，天朗气清，一阵阵爽朗的歌声在清凉的空气中飘散开来。闻声寻去，只见三三两两的“银发学生”结伴而行，有说有笑，陆陆续续走进了一所学校，原来歌声来自安康老年大学。

今天梁本荣要在排练节目，为重阳节敬老表演做准备。

走进一楼的一间教室，一群中年女性手持团扇，体态端庄，神情温婉，正专心致志地排练着舞蹈。梁本荣热情地介绍道：“我们正在排练节目，很快还要组织年轻学员做敬老服务，进行模特走秀、舞蹈表演等”。

今年76岁的梁本荣，是安康老年大学的支部书记，同时也是南苑艺术团的团长。从2011年老年大学成立之初到现在，她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十年愉快的晚年生活了，在这里被别人服务的同时也服务着别人。



陈德模 摄



李君 摄

外公的心愿

记者 陈楚珺

中国铁路的“三横五纵”对于一般小孩儿来讲是高中地理知识点，于我却是小学就听过的熟词儿，这是外公教我的。外公没听过“诗和远方”，但在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他已凭着一张中国地图走过许多地方，三峡大坝、武当山、洛阳城……

不过外公并没有因此而忽视眼前的生活，相反，外公外婆把家变成了一片世外桃源。

外公年轻时早早入党，当过镇上的民兵排长，镇上遇上大事小情，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外公和外婆结婚后先后有了四个子女，开米店、做缝纫，一家人能吃苦、肯干活儿，家里的田地房屋就是那时置办下的。到了五六十岁，儿女们纷纷成家立业，老两口便专心打理房前屋后的园子。

我小时候最爱回外公家，一是能和舅舅家两个双胞胎女儿一起玩儿，二是房前屋后宽敞。春天池塘中满是莲花，手掌大的蚌壳，各色金鱼。无论何时，总能在菜园里收获新鲜蔬菜，寒来暑往，散落在各处的杏子、枣子、苹果、柿子树赶着趟儿开花结果。外公还按照书上教的，尝试种过百合、草莓这些当时不常见的经济作物。

后院的茶园尽头是一扇木门，打开门，坎下的小河沟里常年不断流，大概是水浅又是高山冷水，鱼少，但总有抓不完的螃蟹。顺着园子后的小路一路攀登，山上的茶园和板栗林也被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外公外婆的脸上从来没有过不悦。外公总会笑着教我们唱歌，东方红、浏阳河、沂蒙山小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歌我也是先于校园里的同学们学会的。

流光一瞬，随着我们这一辈人渐渐长大，外公外婆的生活看似和以前并无差别，每天按时早起做早饭，干农活儿，七点一定要看新闻联播，九点之前已经进入梦乡，但实际上，两人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了。

先是舅舅意外去世，再是小舅和舅妈离婚，带走了双胞胎女儿，数年间，外公外婆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我的两个双胞胎姐姐刚走那几年，逢年过节一家人吃饭，外公喝两杯后总会忍泪含悲，说不出话来。

再后来，外公年纪愈大愈爱喝酒，外婆又总犯腰腿疼，体力大不如从前的老两口卖掉了园子，只留下了门前一块儿小菜地。小舅舅没有正式工

作，生活懒散，喝酒撒泼老两口根本管不住。上高中后，我回外公家就再没睡过懒觉，因为吵闹声总会打破清晨的宁静。“都别来给我找气，我也不靠你们任何人！”这是外公每次早起“微醒”时最爱喊的话。

现在，却很难听见外公这么说了。外婆确诊冠心病后，买药住院这些事儿都是妈妈和小姨经手，因为哪怕手上拿着钱，外公外婆也不知道往哪儿交，交给谁。这种时候外公总是很少说话，说几句时口吻也总是分外客气，甚至有些讨好的意味，我听着心里觉得难受。

然而对于曼曼，外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曼曼是外公家养的大白狗，有着结实的四肢、圆脑袋、立耳和水汪汪的眼睛，见我们回去时，尾巴要摇上天。但遇见陌生人靠近房子时，曼曼防御姿态下的吠声和露出的尖牙又极具威慑力。“最近吃得好，我们曼曼长胖了。”“曼曼会看家，曼曼认人呢，一家人团圆他也高兴！”“你们上次回城里，曼曼在后面跟了好远呢。”只要闲下来，外公总会一边挠着曼曼的头，一边碎碎念。

外公格外喜欢曼曼，也因为曼曼人一般的脾性。一次晚上外公喝醉倒在了床边，曼曼就在外公的身旁卧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睡在隔壁房间的外婆才发现地上的这“两位”。

每次上山时，曼曼也不离外公。春天一家人去茶园采茶踏青，中秋前后大家一起上山捡板栗摘柿子，70来岁的外公总是第一个抵达，第二名便是紧跟在他身后的曼曼。下山时，哪怕在梁上玩儿得再野，只要外公一声呼唤，曼曼便飞也似地冲下来。

后来我特别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还养了猫，这大概就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仔细想想，我和两个表哥能够有幸成为一名党员，多半也是因为外公的言传身教。今年，外公获得了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镇上表彰大会上外公腰杆笔直，小姨将照片发在了家族微信群里，群里顿时沸腾起来，满是鲜花和掌声的表情包。

按照几年前的打算，今年建党100周年的国庆节，外公本要带着外婆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但这两年外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疫情出行不便，外公去北京的心愿也就只能藏在心底。

我和母亲商量过后做出决定，明年我休假时一家人带着外公外婆去北京。想象着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场景，我的内心也翻腾起来。



陈德模 摄